

美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上图：美国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
下左图：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廷格
下右图：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前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

【明慧网】近日，多名美国政要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并强烈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行为。

美国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我们要让迫害者对此负责，那些参与售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政府和个人都要负责。”

对于目前中国有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廷格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控告，他说：“我认为每一个人拥有表达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我将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拥有文化信念和信仰的所有人站在一起。”

他表示，部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因实名起诉江泽民被中共（江

泽民集团）骚扰、抓捕、绑架，“这是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尊重人们的信仰，他们有权利拥有应该拥有的自由。”他说：江泽民集团这样的骚扰要停止。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是非法的，必须停止。她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

兰托斯·斯维特委员说：“我对此（指江大潮和诉江法轮功学员遭打击报复之事）非常关注，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迫害最为严重，法轮功群体寻求的是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自由。”她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是智慧的做法。中国一部分法律通常是被（中共）践踏的。” ◇

一位晚期血友病患者的再生奇迹

【明慧网】赵云强，一九九六年是成都彭州市隆丰镇中学职高班学生，当时他叫赵云，身患晚期血友病，他因修炼法轮功而获得第二次生命。

一九九六年，我在成都彭州市隆丰镇中学任物理教师。十一月的一天，代公秋老师对我说：“学生赵云患血友病，我知道你爱做善事，到电视台去呼吁募捐点钱来给他治病。”我立刻答应：“行！啥子是血友病？”

代老师说：“是严重的白血病晚期，超级癌症。”我说：“癌症谁也治不好。”孙老师说：“他家穷，彭州医院、川医都变相把他赶出医院。”

我马上想起法轮功的神奇功效，说：“叫他来炼法轮功。”孙老师说：“不行，他瘫在床上的。”我说：“带我来照顾！”

第二天，赵云的父亲与教书的姑妈赵福云来了说：“赵云瘫在床上，全身都硬的，袜子都穿不起，来不了。”

第三天，我正在二楼实验室上班，没想到赵云的父亲和几个男子竟把赵云带来了。我立即喊来职高班的学生袁志国，把赵云撑扶着站起来，靠在我的办公桌边教他炼功。

真神奇，赵云炼了两天法轮功，就可以拄着拐杖到距离我校约六百米远的电影院去炼功了！赵云每天坚持炼功、学《转法轮》这本书，到第七天下午在电影院炼完功，就丢下拐杖一步一步从阶梯走到电影院的平台上。当时在场的约有一百人都鼓掌欢呼：“赵云走得！赵云炼好了！”

赵云站在平台上，望着欢呼的炼功人群，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以后，

他走路再也不拄拐杖，身体健康了。法轮功是多么神奇啊，给了赵云（赵云强）第二次生命。现在赵云强已三十多岁，法轮大法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他用“真善忍”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二零一五年十月，我得知赵云强等三名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在九月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绑架到雅安市雨城区多营看守所。出于良知正义，我写出赵云强能健康活到今天的神奇经历，同时恳请雅安市公安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赵云强。因为赵云强所做的是在践行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挽救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样正直善良的人不应被迫害。（文/白代玉，四川省成都彭州市隆丰镇中学退休教师） ◇

寻道误入歧途 幸遇大法归正

(明慧记者雪莉采访报道)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超越人类痛苦生活的美好世界。他不停地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变成了一个打架斗殴的小混混,差点儿被送去戒毒所。如今他快乐健康,是一位海关工作人员。他是怎样走出人生险境、脱胎换骨的呢?

酒精暴力充斥的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马特乌什(Mateusz)爱好各种运动,喜欢长跑和武术,其中最擅长的是泰拳。他勤奋训练,把体育运动中自我约束的原则视作一种发展和改善自我的过程。

在他和弟弟及父亲居住的小区内时常有暴力发生。他说:“我从来不是为好玩儿而打架,而是在维护弱者或者为保护自己才出手。”无可否认的是,街区内外打架斗殴常有他的份儿。

整个社区酒精也非常普遍,是大家用来逃避现实的方式。他慢慢也开始了抽烟喝酒,心里虽然厌恶,但是戒不了。

寻找另一个世界

在好勇斗狠的表面下和堕落的生活中,马特乌什却同时寻求着精神领域的发展。“我读了大量玄学书籍,涉及东方冥想、武术、离体经验等等,也使用迷幻药物。”但是那些秘籍还是没有解开马特乌什的一些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气功和修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坏人掌权?在古文献中或先知描述过“末法时期”,发生这件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马特乌什(右一)和两位法轮功学员在二零一五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

一天,在一个网上书店中,马特乌什忽然看到几百本书中有一本的封面是很好看的蓝色,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网上读者书评中说:“这本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帮人戒去各种不良嗜好”,“可以从核心改变人的身体,使人升华,圆满。”“这不正是我一直在找的吗?”他的大脑好像插头一下子接通了一样,马上订购了这本书:《转法轮》。

然而只看了开篇的《论语》,他就放下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烟酒和各种药物弄得)太脏了,不配看这本书。

他继续用自己做那些探索精神领域的实验,每次服用的迷幻药剂量越来越大。“那一天,我服用了比平时多十倍的致幻剂。半夜里我忽然醒了,开始绝望地哭喊。我感到悲哀,不想在这个悲惨的世界继续活下去。”

这时他看到《转法轮》静静地躺在不远的书架上,被一层宁静温暖的光晕笼罩着。“我感到自己被宏大的慈悲包围,可以轻易融化钢铁的慈悲,心里升起希望。”

第二天,马特乌什向家人保证说,“我会改,戒去毒瘾,做一个好儿子。”那年他十九岁。

身体重建 体会正法修炼的超常

从真正进入法轮大法修炼开始,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是重感冒的症状。头沉甸甸地发晕,眼睛看不清东西。他吃不了任何东西,每块骨头都疼痛难忍。但是他心里很踏实,知道“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师父在照料我和清理我的身体,为真正的修炼做准备。”

在八天左右的时间里,每一天他都觉得有庞大的不好物质和观念被一批批地带离身体。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他感受到“巨大的慈悲,高密度的能量和高智慧的物质从头顶压进身体。我感到智慧扩大了,感觉到从内而外的清爽和纯净。”

当时,十九岁的马特乌什脸上有很多的丘疹。开始修炼后,他的皮肤问题开始痊愈,丘疹很自然消失了。

做好人,生活走入正轨

他如饥似渴,一遍遍地读《转法轮》,他说:“这本书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好人,更好的人。甚至可能提升到至高境界。教你如何不出家不远离人世,在普通生活中升华自己。”

他又找到了波兰的其他法轮功修炼者,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修炼体会,也逐渐明白如何把“真善忍”法理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他搬出父母的家,离开格利维采(Gliwice),去了波兰首都。“我希望能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再成为父母的负担。”

他自学英语,成为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他说:“这个充满活力快节奏的环境里,我可以每天遇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非常高兴可以帮助他们,用诚意和真心对待他们。”

法轮大法修炼让马特乌什完全改变了看待矛盾的方式。他说:“所有的矛盾都是让我们偿还业债并得以发展自我的方式。比如,前几天我的上司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儿,她是真的生气,冲我大声说话。在这个时候,我提醒自己完全冷静。我微笑着和她说,是的,我理解她。她立刻改变了态度,不再生我的气。”

“法轮大法教我成为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有一个明确的衡量事物的标准。八年的修炼中的点点滴滴让我能体会到善的力量。不过我还要做许多努力才能在这方面修得扎实一些。”

法轮大法将这个曾经误入歧途的生命变成了一个修心向善的人。◇

一家多人遭迫害 四川边远山区农民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四川边远山区南江县四十六岁的农民潘甫，一家多人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在过去的十六年中他们都遭受了许多迫害，其中两位亲人因迫害离世。今年七月底，潘甫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

潘甫说：“从1999年7月到现在，我和我的家人在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遭受了巨大的身心伤害，总共被枉法判刑25.5年、劳教6年，被非法拘留和其它方式关押400多天，两位亲人在迫害中死亡。不断的拘留、劳教、判刑、抄家，加上每到节假日、“敏感日”国安警察的骚扰恐吓，指使邻居跟踪监控，小孩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不炼功的父亲和其他亲人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仿佛置身‘文革’运动中。由于一家人被关押，经常出现农田的稻谷黄了无人收割，小孩饿了无人做饭的惨相。由于迫害，我们不能正常工作，加上罚款、抄家、警察讹诈，造成我家直接经济损失上数十万元。”

以下是潘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情况：

我是四川边远山区的一个农民，于96年1月28日晚我正式到公园参加集体炼功，走入大法修炼。

三九天的河边公园水泥地很凉，我看到大家炼静功时基本上都是一张牛皮纸、布片铺在地上，静坐45分钟都不感到冷，几个70多岁的老太太也是如此。我当时暗想：大法真的了不起，如果母亲也炼法轮功该多好啊！母亲年轻时就落下一身病，严重的风湿病、偏头痛、胃炎、牙神经痛，还经常梦魇，使劲摇才会醒过来，平时不敢摸冷水，风湿病犯了，痒的拿农村割草的镰刀刮，牙痛起来几天吃不下饭，偏头痛使她经常走路都用一手按着脑袋一手拄着竹棍，真是苦不堪言。半夜里，家里人经常被她梦魇发出的声音惊醒。中西药、请“端公”、拜“菩萨”什么办法都治不了她的病，家门前的竹林里倒满了一堆堆熬过的中药渣。

1996年夏，我带了一本《法轮功》书回家教母亲炼功，不到3个月时间，折磨母亲几十年的疾病全不见了，她现在可以摸冷水、吃冷东西了，头也不疼、也不梦魇了，50几岁的人能象小孩一样爬上大树砍树枝，晚上背百十斤稻谷走很陡的山路到邻村去打米。

母亲在信中还告诉我，我的64岁大舅也炼大法了。我大舅早在1982年由于病痛就退休了，不知什么原因，全身无力，耳聋眼花，成天呆在家里，十几年来他到过大医院，用过民间偏方，也炼了几种其它气功，都无法使他的病情好转，也是炼功不到几个月，所有病状一扫而光。现在大舅可以到一公里外的地方担水，爬山路象年轻人一样，真是无病一身轻，这两个老人都是在家自学法轮功的，邻居们看到母亲和大舅的变化都惊叹不已，说“法轮功真是神奇”，纷纷主动到我们家来学炼法轮功。

潘甫在控告书中讲述他和家人遭受的迫害时写道：

我和舅舅、哥哥被送到四川德阳监狱强制转化迫害，在德阳监狱第二天，在二监区警察邱慎等授意下，犯人钟家兵、陈杰把我带到僻静的二楼严管室用斑竹块和鞋底暴力殴打我2个小时，强迫我写反法轮功材料，殴打使我昏死过去，身体还未恢复就逼我跑操、“顶墙”（人面墙而站，双脚离墙50公分以上，头颅顶在墙上）、在太阳下暴晒，警察和他们授意的犯人随时对大法弟子施以拳打脚踢，他们称之为“散打、组合拳”，或被拖进严管室、禁闭室用警棍、乒乓球拍殴打，晚上只让睡3-4小时甚至不让睡觉，强迫“转化”（放弃信仰法轮功，并诬陷法轮功）。

后来我被送到四监区强制“转化”。一天，犯人陈建想利用“转化”我获取减刑，叫我“顶墙”，问我以后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陈建用手掌猛击我耳朵，致使我左耳膜破裂，当时就听不见声音了。我刑满被释放后，610人员不断上门骚扰、

威胁，甚至公开对我说：“叫黑社会的人打断你的手脚，你想告谁都无门”。

我哥哥潘正光在德阳监狱二监区、五监区都遭受了暴力殴打的强迫“转化”。在五监区，警察指使5个犯人在监区的劳动车间殴打他，拖着他在地上打转。

我舅舅岳俊松，70多岁的老人在德阳监狱二监区被天天罚站，从早到晚不间断，脚脖子肿的像碗口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刑满释放后，身体还未康复，南江县国安警察经常上门恐吓、派人监视岳俊松，致使岳俊松身体无法康复，在痛苦中离世。

参与迫害法轮功

广汉基层官员遭恶报死亡

广汉市松林镇副镇长曾令山遭恶报 瘫痪死亡

曾令山，男，四十七岁，四川省广汉市小汉镇人。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期间，曾令山担任广汉市松林镇副镇长。曾令山跟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曾令山把木椅踩烂，用椅子腿毒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华、夏国风等人。曾令山还恶毒的说，打死你们，老子也不会给你们抵命。由于此人不听劝善之言，最终招来了上天的惩罚，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遭恶报，得肺癌死亡。

广汉市松林镇松林村民兵连长黄代银遭恶报死亡

黄代银，男，五十岁，在二零零零年，担任广汉市松林镇松林村民兵连长，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将老年法轮功学员放在烈日下暴晒，一晒就是一整天，并且还打骂学员。黄代银于二零一四年皇历八月初遭恶报，患酒精肝死亡。

“中国有你们法轮功，有希望了”

(明慧记者周文英巴黎报道)在巴黎旅游景点艾菲尔铁塔下和拉法耶特商场,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在给中国大陆游客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劝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随着真相广传,人心渐明,有些游客也劝其他游客三退。很多游客发自内心地称赞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张女士在拉法耶特商场给一个大陆游客讲为何三退,游客告诉张女士,他到年龄自动退了。站在一边的同团游客说:“你这种自动退不行,你还是没有脱离中共,不起作用。在他们这儿登记后,他们帮你退(在大纪元网上声明,废除曾发的为其党献身的毒誓),才真正算数。”

他又接着说:“你别说,法轮大法真是神奇,自从我在电话上听他们讲三退,我退出以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就没病过,



巴黎景点上,游客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

真的就没吃过药。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罩着,保护着。”

那位游客还在犹豫,说:“我这几十年的党员也要退喽?”张女士表示:是要退,共产党进入中国后,害了很多的中国人。(中共不等于中国,共产党是西方来的,其鼻祖是马克思。)游客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只是生活在中国,好像就习惯了。”张女士说:“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你要选择正确的路,退出邪恶,你才能有光明、美好的未来。”那位游客高兴地办了三退。

另一个大陆游客声明三退后,对陈女士说:“大法(法轮功)确实要维护,‘真善忍’这三个字伟大得不得了。”

他又说:“我一直在关注法轮功。以前我就知道

法轮功确实好,让人强身健体,做好人。天安门自焚出来后,我就觉得是假的。”

游客说:“你想想,那个小孩嗓子割开了还能唱歌?我们光是抽烟,嗓子长个泡泡,说话都要咳嗽。她嗓子割开了还能唱歌,一看就是假的。我们抽烟的人,不小心打火机的火大一点,眉毛、胡子都烧了。你看看那上面那个人(指王进东),脸烧成那个样,头发还是好好的。一看就是假的。”

陈女士说:“像您这么明白的人真不多。”

游客又说:“法轮功这样被整,这么好一群人,太冤枉了。共产党的气数也是到了,江泽民也该抓了。”

一次,陈女士给三四个年轻人三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说:“我们都知道,在大陆,钱上面都写着这九个字。法轮功真了不起,真佩服你们。”

一次,陈女士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游客,他接过真相报纸点头说:“中国有你们法轮功,有希望了。”

陈女士碰到一家三代六口人,年长者问:“你们法轮功挺好的,怎么江泽民就不让炼呢?”

陈女士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人很多,江泽民小人妒忌,担心被夺权。其实人各有志,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学员对政治无任何兴趣,即便是遭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为也只是平和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和“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天机。

长者说:“退,退,退。”一家人都登记办了三退。◇

大兴安岭松岭区林场的佳话

【明慧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某林场退休职工侯老汉,按“真善忍”做好人,搭救轻生的孩子,捡到现金、金戒指等都归还失主,被传为佳话。

那是一个寒冷的十一月份,一位上中学的男生被老师批评了,一气之下就去个人诊所赊帐买了一瓶安眠药,把一瓶药全都吃了,去了林场靠山根的大河寻死。侯老汉正路过那里,看到那个孩子痛苦地在冰雪上爬,就过去劝慰着孩子,用力挽着、扶着、拽着他,把他送回了家。当时他的家人正急得团团转在寻找呢。孩子很快被送到加格达奇医院,及时得到抢救,吃肚子里的药片还没有吸收。

二零一二年壮志林场棚户区改造,侯老汉打工,扫院子收拾垃圾时,看到

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万元的存折,一千八百元现金,还有一枚金戒指。侯老汉想:我是学法轮功的,这些东西我不能要,我得还给失主,失主丢了这些贵重的东西,多着急啊。当时侯家很困难,老伴没有工作,家中还有上大学的孩子,可是他在金钱面前一点儿也没动心。

当侯老汉把钱、戒指和存折还给失主的时候,失主全家人都很感动。

还有一次,侯老汉在公路上走,看到一个运木材原条的大车驶来,车轱辘是双轮胎,车上运行的轮胎掉下来一个,他就摘下帽子挥舞让车停下。身边有看到的人,他们说:你告诉他干啥,咱们把轮胎卖掉,下饭店。侯老汉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不能那样做。